



## 话茶

名家走笔

◎李建树

众所周知,清明前(春分后)、清明后(谷雨前)采制的春茶是很珍贵的,今年早春的一天路过街边的茶叶店,看到店家已挂出了新茶售卖广告,道是:清明新茶每斤880元。这价格实在是有点高,料想清明前采摘的“明前茶”和谷雨前采摘的“雨前茶”,那价格总要往数千元每公斤之上去了。但想想茶农在茶山上采的都是1厘米左右长的新茶芽,非常的细嫩,炒制又完全是手工挥锅,就是在一口大铁锅里将茶叶用手掌挥呀挥地炒,还得边炒边用手掌用力加压,让杀青后的茶叶炒成淡黄色的片片。这样的茶,在老舍的小说中就被称作“香片”了。不过也别太着急,因为清明一过,随着气温日高、雨水充足,那茶叶就会一天一个价地往下跌了。顺便说一句,那香片也真是奇货,你只需抓起一小撮,看着又干又香的,放入杯中用开水一泡,就能闻到扑鼻的香气,看到清亮的汤色,这样的一杯茶放在眼前,闻着未喝先就醉了。所以好茶不仅喝着养,看着还养眼哪!

我这人一不吸烟,二不喝酒,平生所爱也就一杯好茶而已。年少时在老家,屋后就是自留地茶园,早春时节,总是跟着母亲去屋后自留地种菜,采茶。看蒙蒙的细雨如甘露一样润着茶蓬上挺立着的毛茸茸的还没来得及变绿的茶叶尖尖,我总是像发现一支野嫩笋一样急不可耐地将它轻轻掐下放在手心里搓搓,再让母亲放饭锅里炒炒。之后就可放在细白碗中用开水冲泡了。但见那茶像有灵性的灵物一般,纤叶会慢慢地展开,然后在它周围又会慢慢地洒出一层绿色的茶汤来。我端起轻啜一口,嘴里会有一点清苦,过一会儿那一种清苦就会变成微微的甘味,嘴和肠胃也如被清洗过了一般的轻松。

在我们老家父兄们因为要下田做活,所以早餐是要吃燥饭(干饭)并用虾皮、蟹酱、虾酱之类下饭的。这样吃过饭后口中总会带着很重的腥气,我上学去都不好意思跟女同学讨论作业题了。但喝过这茶汤之后,嘴巴就变得甜丝丝的,很清爽很清爽了。这种美好的感觉一直存留到今天。所以于我来说,饭后不是一支烟,而是要用一杯茶水清一下口。

现代人休闲,多数人己能自觉注意从养生角度出发,远离肥甘厚腻和酒色财气,而讲究一茶、一书、一笔、一纸、一砚了。

有意思的是名茶多产于名山,且历来又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一说,这就很自然地将“名山”、“名茶”、“名泉”跟名僧联结到了一起,相得益彰;从而让茶与禅结成了“不解之缘”。陆羽所著的《茶经》中也多有记载浙越州、明州产茶的事例。

天台山产茶,那儿离宁海相近,所以宁海产名茶,是有历史渊源的。

随着佛教天台宗的弘扬,由于佛教实行戒酒坐禅,提倡饮茶提神,因此在名山大寺的周围都栽有茶树,并有散居的僧人专事负责管理附近的茶园或茶蓬。诗云:“雾浮华顶托彩云,归云洞口有茶蓬。山花落尽人不见,云雾深处一声钟。”在陆羽的《茶经》和日本高僧荣西的《吃茶养生记》中都提到过华陀“食论”中“苦茶久饮益意思”的养生理念,这就说到为什么古人称一百零八岁为“茶寿”了。原来一个“茶”字,上头的草头就是汉字中的数字“十”,也就是二十,下面的笔画加起来“八”,“十”,“八”,不正好是“八十八”么,上下一加就成了“一百零八”。因此以茶祝寿。

以茶具作纪念品是一件既高雅又得体的事。说到茶具就不能不说到壶了。一把新购得的紫砂壶要变成茶渍厚厚、开水一冲便能闻到茶香味的紫砂老壶,不知得泡过多少好茶才能形成。然而紫砂壶再好,也有它的专属性,不像玻璃杯可以多人互用。试看朋友相聚,衣洁袖净好茶侍候。虽是多年知己,也总不宜在别人喝着壶嘴上去啜那么一口茶水的。

## 当经历成为记忆

有所忆

◎寒石

一桌10人,加邻桌4人,个个凑齐,气氛就如一坛陈酿的酒,喝着喝着就上劲了。

三十年后重相聚,时间的痕迹清楚写在每个人脸上。这个年龄段的人,只合远观,不宜细究,打远处看还生猛光鲜着,走近便露了破绽:皮肤松了,沟壑多了,头发枯槁稀薄如秋后的草。待到握手相拥,才恍然想起:“你是那、那谁、谁……”经重逢的甘霖一冲,尘封三十年往事,渐渐清晰起来。

这是战友何兄的公子的婚宴。

电话里,何兄说得贴心:“我们兄弟间就不要礼来礼往了,就是趁儿女大喜日子聚聚,叙叙,三十多年了……喜糖过两天送过来……”人生如梦,三十年弹指间,人生那段最光鲜岁月风一样翻过去,转眼儿女都成家了。

三十年前,我们比舞台上的新人还年轻,满脸青涩,目光纯净,流露着对外面世界好奇和军营生活的向往。当火车和军用大卡把四百来号人从温暖的江南滨海拉到苏北平原北缘那片荒僻的滩涂上,零下6摄氏度的低温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出门时个个衬衣套新发的军装,到驻地一下火车,发现都臃肿了许多,绒衣绒裤上身了,有的甚至穿上了棉袄。比气温更让人心寒的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举目枯黄,荒无人烟,连绵的枯苇在萧瑟寒风中起伏、嘶鸣。老兵告诉我们,这里是军人锻造工场,我们将在这自然封闭、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训练、生活一年。之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将被分配到正规部队,履行余下三年服役期;留下的,则要在荒莽之地再待上三年,直至退役。

营区包括三横六幢低矮平房和一片偌大训练场,一条营道把营区从中间隔开,一圈新栽的荆条篱笆把整个营区围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营区外就是茫茫芦苇荡。四百来号人被平分到四个集训连,彼此相距十余里,绵绵的芦苇荡和密布的水带充斥其间,阻隔了彼此。我们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训练、生活,听着军号起床、出操、训练,又听着军号上床、熄灯、休息,日复一日。

苏北平原是典型北方沼泽地气候,冬季奇寒,

## 不求服人

微视角

◎江泽润

一个陌生人加我QQ,是因为他极不认同我的一篇观点文。他的反驳很尖锐,但也很有道理。我试图证明我的也是合理的。不想他却说我是废话篓子一个,搬砖砸脚。我说我只是在阐释这个特定情况。他硬是不依不饶,说我故意想出风头。

一个大好的周末光景去了大半,脚没泡,茶没喝,书也没看。而且依然没能辩出个结果,可就算辩出了又怎样?

我写过一篇札记,称:写文章、读文章,都不要太当回事。俗话说,文无第一。公婆爹娘的说法总都各有其理。做文章是依据某个特定情况而展开思维的,读文章也总去现实中捕捉一些原型或类原型。我早年为了严谨,写完后会仔细检查逻辑漏洞,争取滴水不漏。其实哪里真有一篇文章可以说尽天下是非的,严谨也不是这么个意思。文章又不是公文,留个缺没什么大不了的。

几天后,我接待一个熟人。许是在家里,又是晚上,说话就随意了些,插了些生活闲话。讲到菜场对面的缝补店,我赞了几句,我将一条磨破的牛仔褲拿去补了一下,虽然露着痕迹,但不影响穿

着,省了换新的钱。谁知对方大发言论,说作为年轻男人做事要有魄力和霸气,省钱不是本事,重要的是会赚钱,这样别人才会佩服。

牛仔褲还有七成新,不能为一处破洞而糟蹋一整条。勤俭是美德,惜物是功德。赚钱和节俭本就两码子的事。我从不要求别人去缝补之后再穿,也并不要求人家来赞扬我缝补裤子的行为,真不知碍着人家什么了。可那人说,要都像我这种活法,国家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了,这种缝补店就应该被强制关门。纳税人养了一大帮干事的人,促进经济发展要靠纳税人去糟蹋饮食、穿着?笑话!

这回没做一句辩解。不管他说什么,我都“呵”“哈”“啊”敷衍一下。我心头已然极不痛快,巴不得他快走,但我的脸上没丝毫表现出来。来者是客,我依然陪着笑着,适时添水。这是妈妈的教诲,我觉着有道理,便守着做。我想不必以理服人,也不必以事服人,过得去就行。做人如果能够做到滴水不漏,也太可怕了。世界复杂,是因为人心;人际关系复杂,是因为价值观差异。有些事是非昭然,有些却没有一定界限。我不犯大节,也不强求人,守着一些事理,当然会劝下别人,但只劝一遍,毕竟人的思想应该要自由。

总第 5887 期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摄影 安澈

